

向延平 著

MEIYOU

沒有脆弱的理由

CUIRUODE LIYOU



向延平·著

MEIYOU

没

有脆弱的理由

CUIRUODE LIYO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脆弱的理由 / 向延平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28-13528-8

I. ①没… II. ①向…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2336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365236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32 开
印 张	11 印张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感动于《没有脆弱的理由》

万卫平

《没有脆弱的理由》引我走进了一个残疾却健硕的青年人——向延平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生命的蓬勃、生活的美好和执著人生的真切与感动。人间的真爱、社会的温暖和人生的责任，感动着向延平在一条崎岖的道路上执著着自己的人生。而向延平的执著与真情也感动着亲人、同学、朋友、同事和更多的人。像更多的人一样，我感动着向延平的精神与事迹，也感动着向延平的感动。这使我想起了保尔·克察金，想起了张海迪，也使我联想起260万兵团人，联想起兵团人走过的无比艰辛却毅然决然的屯垦戍边之路。我们这个社会正是被无数这样的人、这样的群体支撑着，无可阻挡地向前走着。

生命是珍贵的、是可以创造不同人生的。来到这个世界还未及发出完美的第一声啼哭，医生的“一不小心”便给向延平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发给了这个孩子一张不易完成的答卷。然而，向延平却正是以这样的残疾着的身体为载体谱写着自已生动、殷实的人生乐章。儿时即善解人意、为母分忧，初中成为优秀团员、发表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我的舅舅》，大学成为“三好学生标兵”，步入社会则担当企业大任、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开始在文学

目 录

感动于《没有脆弱的理由》	(1)
自序	(1)
一 飘远的思绪	(1)
二 坎坷求学路	(7)
三 尊敬的院长	(12)
四 美丽的相遇	(19)
五 难忘的课堂	(29)
六 无奈与感激	(37)
七 关于情感的话题	(44)
八 学习与休闲	(51)
九 让爱转移	(58)
十 遇见张柯	(64)
十一 真挚的友情	(68)
十二 重归于好	(73)
十三 王芳的到来	(79)

一 飘远的思绪

二零零三年十月三日午后时分，武汉的天空由于雨后急剧转晴而迅速变得晴朗、清亮。

此时，我由湖北大学的西门进入这个校园，暂时驻足在这个园子里的西北角上。顷刻间，柔和的阳光洒在我身上，暖暖的；淡淡的桂花香的味道窜入我的鼻孔，甜甜的。

这个角落里最能吸引我眼球的就是相对于这个角落中心位置的那棵沧桑的梧桐老树。它的树干足以让一对情侣敞开胸怀张开双臂四手环绕紧紧相拥。茂盛的枝叶小心翼翼地四周缓缓地舒张着，方圆七八十平米的地方便绿树成荫了。

树的后面，就是我排除万难费尽周折将要拜访的湖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这个学院的办公场所比起距我东侧一路之隔高耸着的商学院和数计学院显得有些简陋，它是由一栋旧式的小二层经过重新粉刷装修而成的建筑物，仍保留着原有的庭院式建筑风格，在那棵梧桐老树的映衬下显得有些古朴，又显得有些典雅。

西侧与这座庭院式建筑物一墙之隔的是湖北大学招待所。因为我是在国庆长假期间进入湖北大学的，所以起初的那几天里我就住在了这个招待所里。

招待所里的工作人员都很礼貌友善、热情体贴，他们

对我这个前来求学的门外学子没有一点儿歧视和质疑，言谈举止总是彬彬有礼的，这使我倍感亲切和温暖。

我居住的房间，是这个招待所里最普通最廉价的房间。一间屋子里面有四张床，每张床上都挂着一副蚊帐；两张长方形的桌子并列摆放在窗户底下，跟房门相视而立，其中一张桌子上面还摆着一台电视；一台大吊扇悬挂在屋顶的正中央。这就是这个房间里所有的陈设。这陈设虽然简单，但摆放有序、干净整洁，也倒让人觉得舒心。住宿的价格不是按房间计算的，而是按床计算——每张床每天入宿的价格只需十五元。我既然选择了这样的住宿环境，当然就不会去花六十元钱包下整个房间里的四张床，所以我做好了人多事杂的心理准备。好在时下已经开学一个月了，早已过了大一的家长送自家孩子入学的高峰期，所以这招待所也就算是到了入住的淡季，加之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很体谅，所以那几日，我居住的那间屋子里一直都没有再安排别的人进来入住。

即使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环境里，我也可以过上安静、舒适的日子，我为此感到欣慰感到庆幸。但是由于它来得实在太快，过于突然，就让我对之产生了一种始料未及的感觉……

入住的当晚，天空又下起了瓢泼大雨，而这雨一下就是稀里哗啦的好几天。

这一晚，我没有像以前那样每每换床的头一个夜晚就习惯性地失眠，而是踏实地睡着了。

白天待在房间里，有时我会关掉电视，以最为舒适的

姿势坐在床沿上静静地凝视窗外。凝视久了我就发现窗外那雨时而下得铿锵有力,时而下得有气无力,但无论怎样,它酝酿出的都是秋泥的清香和桂花的芬芳,还有我那飘远了的思绪。

我回想起一年前,我因高考失败而被招生贩子从我的家乡新疆石河子骗到湖北荆州的一所高职院校。当时,那个招生贩子持着那所学校的名片,打着院长助理的虚名,在我们那里四处招摇过市坑蒙拐骗。他把那所学校简直说成是人间的仙境学生的天堂成长的摇篮,也就顺理成章、理直气壮地把我的未来规划得美妙绝伦富丽堂皇绚丽无比。当时我是报以半信半疑的态度,可是我妈就是喜欢轻信谣言听好听的,所以最后我终究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跟着那个骗子去了那所学校。与我同去的,还有我们那里的另外六名学生,后来我跟他们中的两位还分到了一个班里……去了我才知道,那个所谓的人间仙境学生天堂成长摇篮不但破烂不堪,而且根本不像学校。那人也根本不是什么院长助理,他只不过是一个因在当地粮食局任职期间擅自挪用公款而被革了职的无业游民,竟想凭借一点点的社会关系,借用为学校招生的名义东山再起。看到那般情景和那群人,我很失望也很沮丧,以至于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一蹶不振自甘堕落……

还记得我到那里的当天晚上,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同学们都进了学校临时为我们安排的宿舍里睡了,唯有我还在校门口的大街上徘徊。当我觉得累了坐在校大门

的石台阶上休息时，天已经亮了。一坐下来，我就忽然觉得浑身奇痒无比，于是我就一边用手不停地挠痒，一边数着身上被蚊子叮的包。数到第三十七个的时候，我开始哽咽了……天大亮的时候，我已经躺在校医务室里的病床上挂起了吊瓶。从那时起，本来就很沉默寡言的我更沉默寡言了。

期末眼看就要来临，终于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要重新振作起来，我也曾是很多人的榜样，我要让他们在我身上重新看到希望，我要重新做回他们的榜样。于是，我捡起了崭新的久违了的课本，拿起了我一直忠爱的那支我父亲送给我的英雄牌钢笔，继续我的学习苦旅。不久，我竟然鼓起勇气，“义无反顾”地开始跟老师叫板。有一位老师穿着拖鞋来给我们上课，我还没等他踏上讲台就站起来说：“喂，麻烦您回家换双鞋子再来给我们上课行不？您看，这班上没有一个同学是穿着拖鞋来听您讲课的，可见我们是很尊重您的，也希望您能尊重我们！”他当即跟我狡辩起来，还说了很多难听话我都没有理会，最后他竟然破口大骂，然后面红耳赤地离开了教室。等他下次再来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穿了一双黑面白底的布鞋。还有一位老师，她明明会讲普通话，却要拖着本地口音给我们讲课，让同学们听着神色迥异，痛苦难耐。这时我又站了起来，语气强硬地对她说：“您既然会说普通话就请不要用方言给我们讲课行不？班上的同学大都来自五湖四海，你们的方言让我们这些外地人听着非常吃力。”她回我话的语气显然是很不满意的，但

还是迫于无奈勉强接受了我的意见。后来她去找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告了我的黑状。甚至有的老师上课时在教室里随地吐痰这样的事情我也要“尖酸刻薄”地去制止。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想发泄一下我心中的怨气,二是想试图净化一下我周遭的环境,我不允许自己长期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学习和生活。既然我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满意,又无法逃离,那我就要试着去改变一下它。虽然我知道以我个人的力量要想使之改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我也知道我的行为一旦引起了共鸣,那将会是一种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我想那时的我是豁出去了,根本不把能否顺利毕业的事情放在心上,也就更不可能看重那纸红皮子上印有金色行楷字样的文凭。我知道,即使我看重了又能怎样?那纸红皮子上印有金色行楷字样的本子我都不敢保证自己会承认它,又有谁敢保证别人会认可它呢?所以,实际些吧,与其守护你那一文不值的学历和文凭、维护你那徒有虚名的荣誉和尊严,不如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试图净化一下自己那颗灰色的心灵、清理一下自己所处的周遭环境也是好的。我们不能否认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但我们也始终不要忘记一条真理: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必定会引起质的飞跃。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想法的确没错,但我的行为还是过于偏激,带有愤懑抵触的情绪。好在那时我的班主任老师和我所在院系的个别领导都很认同我的想法,他们只是提醒我注意处事的方法和技巧,并没有对我偏激的行为做出严厉的处罚和加以指责,还处处袒护我,鼓励我多给学校提出好的意

见和建议。但是,毕竟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周围同学的麻木不仁,加之当时那所学校里少数高层领导的腐败之风,终还是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再后来,那所学校的一位中层领导看我的确不是一个只愿意混日子得过且过的学生,就偷偷跟我讲,湖北大学或许能找到我的归属。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当即决定非要用我这只胳膊去拧拧我妈那条大腿——我罢课了,也不回家,就住在学校宿舍里,整天游手好闲的,一副誓死不归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最后我妈拿我没辙,只好妥协!

于是,我便心甘情愿地舍弃一年的学籍,跌跌撞撞地进到这个园子,无怨无悔地做个新人。

二 坎坷求学路

几天的阴雨连连,使我无法迈出招待所的大门。每到吃饭的时候,招待所里的服务员总会先轻轻地敲两下我房间的门,然后推门进来,问我想吃什么,他们可以出去替我买饭。他们知道招待所里的饭菜较贵,如果我想吃得丰盛点儿,一顿两顿之后就不一定能承受得起了。对于他们的这份体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

雨停了的时候,已经是国庆七天长假中最后一天的傍晚了。很快,乌云散去,夕阳露出温柔的笑脸。我迫不及待地踱出招待所,想去沐浴一下久违了的阳光,观赏一下我梦想中的校园。

说到我梦想中的校园,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园子里一定要有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自然景观;一定要有很多庭院式的建筑群和古典式的建筑物;一定要有一座很大很现代化的图书馆;一定要有很多学识渊博,敬业奉献的老师;一定要有一群帅气的男生和一群漂亮的女生,而且那些男生和女生们一定要思想独立品行端正成绩优秀待人忠实富有爱心情感真挚。但是,梦想和现实总是会有差距的,所以,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园子跟我梦想中的那个园子也就有了出入。

在商学院与数计学院之间,有一片并不宽敞的草坪,在草坪中间,有一条用红砖铺垫成的小路自西向东延伸

着,我踏着那条小路,也就走在了两栋教学大楼之间的夹缝里。感觉只走了三四十米左右,前方便豁然开朗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足有三四百平方的广场。广场的地面是用大理石铺成的,由于是雨后,所以那地面简直可以照得见人影。广场的正南边是湖北大学行政楼,正北边是湖北大学正大门,它们的筑造都很现代,雄伟气派。行政楼的西侧是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东侧是外国语学院,这两个学院的建筑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以行政楼为轴形成对称,遥相呼应。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种感叹,说是感叹,不如说是对荆州那所学校的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感受:那所学校简直就是一座废墟!这也使我深深感到,原来自己就仿佛是一小堆垃圾,竟在那座废墟里消沉了近三百二十个日日夜夜。想到这里,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天色暗下来了。雨后的急剧降温让我觉得有些冷。于是我快速原路返回到住处,加了件衣服,又向西门门口缓缓踱去。

出了西门,便是一条贯穿东西的大道,我抬头看了看路旁的标识,才知道那条大道叫做武青三千道。西门的斜对面,是一条以这所高校命名的路,叫湖大路。湖大路跟武青三千道相比窄多了,但这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十分嘈杂、拥挤。马路两边的店铺都不华丽,但都张灯结彩,生意兴隆。走在这条路上的,大多是些青年男女。我想,在那些青年男女中,应该以大学生为主,在那些大学生中,应该以湖大的学生为主。走在这条路上,我仿佛觉

得自己也跟那些青年男女一样是个有朝气的人了,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了。尽管现在我还不知道这所学校肯不肯收留我,学校的领导肯不肯给我一次重新振作,实现理想的机会,但是此时,我的臆想带给我的是快乐。

我是一个很喜欢安静的人,不喜欢在拥挤、嘈杂的街上闲逛,所以走到半路我就因耐不住街上的喧嚣而原路返回了。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踏实。我躺在床上,脑瓜子里浮现出一连串的问题:

湖大会收留我吗?我是个残疾人,如果哪天在这里万一不小心,发生个小意外,出点儿事,学校可是要承担责任的。真要是出了事情,我想学校损失的不仅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会损坏学校的名誉。

是的,我是个残疾人。听我爸说,我是1981年8月22日凌晨4时29分16秒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由于妈妈高龄难产,医生就用助生器把我从妈妈的肚子里硬拽出来。当时,我就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不哭也不闹的乖孩子,人见人爱。到我八个月大的时候,我还是乖乖地不哭也不闹。乖到什么程度?躺在那里,无论多长时间都一动也不动,一声也不吭。看到这种状况,大人们急了,赶紧抱我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由于出生时左脑运动神经损伤而导致右半边身体半身不遂……

记得我中考的时候,考取了我们那里的二中,可是该校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没有录取我。后来,我妈带着我直接找到二中的校长,以为找了校长事情就会有所转机,

可是,校长的态度更为强硬,他说:“我们不是歧视残疾人,只是我们害怕你家孩子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担当不起……”就这样,我眼巴巴地被二中给踢了出来。最后还是在市教委的调剂下进了五中。进了五中我才发现,其实五中并不比二中差,但是五中毕竟离我家太远,给我上学放学带来诸多的不便。尤其到了冬天,天寒路滑、夜长昼短,我经常是顶着月色上学、放学,蹒跚着步子艰难地行走在冰冻光滑的路面上,时常摔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

所以,我才会担心湖大会不会接受一个像我这样的残疾学生。

如果湖大是迫于遵守国家《教育法》和《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勉强接受了我这样的学生,那我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花钱打理一下学校的有关负责人呢?

当时,荆州那所学校的那个中层领导介绍我过来时,倒是很直接,当即就问我索要一千元费用,说是中介费。我想了想,没有给他,因为我当时的确没有钱,即使有钱我也不会给他。我虽然老实,但并不傻。我当时在想:把钱给他?他又不是湖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根本没有权利决定学校是要我还是不要,我把钱给他,倒不如自己直接找到学校的负责人请他(她)吃个饭,给他(她)送点礼,表示表示心意,或许还能把事情办成。但是,我的确从他嘴里得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在武汉有一所湖北大学,在湖北大学有一个继续教育学院,在继续教育学院里开有自考助学班。

我想,那时的我内心必定藏有太多灰暗,要不怎么就在一念之间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乃至把整个社会都给丑化了呢? 无知! 悲哀! 现在我因自己当时的无知而感到悲哀!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深夜才入睡。

三 尊敬的院长

当我睡醒的时候,太阳已经从东方高高升起了,国庆七天长假终于结束了。

我两手空空,匆匆踱到继续教育学院楼前。在两米之外正对学院大门的地方,我停住脚步,回头转身,对着那棵梧桐老树在心里默默许愿:但愿这次一切顺利,一切如我所愿!许完了这个愿,我才满怀希望地向楼内踱去。

我先来到招办,招办的负责人姓张。我向张主任简单说明了我的来由。他听完,又看了看我,目光有些犹豫,好像拿不定主意,在问了一些关于我的基本情况后,他就带我上了二楼,把我送到院长办公室门口便独自离开了。

院长办公室的门是完全敞开的。一眼望去,整洁干净,简约大方。当时,院长正在看一本关于党政建设的书。由于他是靠在椅子上把书捧在手里看的,才使得我看到了那本书的封面,又由于“党建”二字在书的封面上占了很大的面积,才使得我清楚地看到了那两个字。

我抬起左手,做好了敲门的准备,本想先轻轻地敲两下门框,向院长示意我的进入请求以示礼貌,哪知院长先发现了我。我想,应该是我刚才踱步的声音惊动了他吧,为此我的脸上露出了歉意的表情。院长却对我没有半点儿责怪的意思,他笑呵呵地立即站起身来,一边挥手示意